

國學小叢書

中庸注

陳柱



中庸注參

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

柱按：命猶生也。所生命連言。論衡骨相篇云：「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。」是命有生義。天命之謂性，謂天生之自然者謂之性。是人生之本然，不假於外者也。率，鄭注云：「循也。」循此自然之性而行，謂之道。道路也，引申之爲人生之道。好生而惡死，此生物之性也。有此好生之性，則循此好生之性而行，去死避難，以求遂其生生之性，是之謂道。然生物雖好生而惡死，然好之不得其道，或縱欲之過而自戕其生，或專欲之過而彼此相殺，則亦自取死亡之道也。故是道也，又必脩而明之而後可。故君子修而明之以教於人人，故曰修道之謂教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生而限之於天，是曰天命。凡分形氣於父母，卽爲分於陰陽五行。人與百物，各以類滋生，

皆氣化之自然。大戴禮記曰：「分於道謂之命，形於一謂之性。」分於道者，分於陰陽五行也。性之大別，各以氣類。而同類之中，又復不齊。故曰：「天命之謂性。」有生以後，則有相生養之道，亦如氣化之不可已。經傳中或言天道，或言人道。天道氣化流行，生生不息是也。人道以生以養，行之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，是也。凡人倫日用，無非血氣心知之自然。故曰：「率性之謂道。」然心知有明闇。當其明則所行不失，當其闇則有差謬之失。脩者，察其得失，而使一於善。非於道之外，別爲法制也。故曰：「修道之謂教。」篇內又以修身修道連言，身之實事是爲道，道不可不修明矣。

康有爲云：人非人能爲，天所生也。性者生之質也。稟於天氣以爲神明，非傳於父母以爲體魄者。故本之於天。易曰：「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」也。率，循也。循人人公共稟受之性，則可公共互行，故謂之道也。修，治也。道者可行之謂，尙多粗而未精。善道者以其法傳之人人，故謂之教也。言孔子教之始於人道，孔子道之出於人性，而人性之本於天生，以明孔教之原於天而宜於人也。

劉師培曰：告子曰：生之謂性。儀徵阮氏性命古訓曰：性字本從心生。先有生字，殷、周、古人造此字，以諧聲，聲卽意也。蓋人秉性而生，故中庸言「天命之謂性」，樂記言「民有血氣心知之性」。蓋血氣心知，卽性之實體。古代性字與生字同。性字從生，指血氣之性言也；性字從心，指心知之性言也。性生互訓，故人性具於生初。

陳鐘凡云：大學言修身本於正心誠意，中庸則推其原於性命。曰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」性者天賦人類自然之本能，道者發展本能之謂，教者由明之誠，故謂之修道。

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柱按：道者生生之道也。故不可須臾離。離則死矣。然此道貴乎能修。而修之本在乎隱微。故戒慎恐懼乎不見不聞之時。蓋深明乎行爲之本於意志，欲行爲之善，先求乎意志之善也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人所行卽道，威儀言動皆道也。「可一如」體物而不可遺」之可。凡對人者接於目而睹，則戒慎其容儀；接於耳而聞，則恐懼有愆謬。君子雖未對人，亦如是，爲動輒失道，而不使少疎也。

唐蔚芝師云：曰「戒慎乎其所不睹」則其可睹者戒慎更可知也；曰「恐懼乎其所不聞」則其所可聞者恐懼更可知也。

馬其昶云：性體充實，無間一息。失其本然之性，卽一息非人。故道不可離。莫見莫顯，猶曾子言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」也。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」，故慎獨爲率性之功。

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；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

柱按：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，其猶陰陽二電未經摩擦，尙未發生電氣之時乎？「發而皆中節」謂之「和」，則非不能喜，不能怒，不能哀，不能樂矣。惟貴乎中節而已。能中節則武王「一怒而安天下之

民，「亦可謂之和也。反是，則當怒而不怒，亦不足謂之和。故中庸之道，非鄉愿所得似也。」致中和，謂人人皆極致乎中和也。「天地位焉，」謂天地得其所，極言天下太平也。「萬物育焉，」謂萬物得遂生生之道也。夫儒家之學，以天地位，萬物育爲主旨，其道何等博大？與近世歐洲之物競主義，國家主義，專以殘殺異類爲自存之計者，其仁暴蓋相隔天淵矣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「中和者，動靜俱得之美名，喜怒哀樂中節，卽可以言和。其未發也，雖赤子之心無知，亦卽可以言中。論喜怒哀樂，不惟未發以前，無所容心。卽發而中節，亦無所容心也。論中和之實，則合天下事，無不自中出，無不以和爲至。故曰：『大本』曰：『達道。』」篇內言「尊德性」，與上兩節之文相足；言「道問學」，與此節文相足。德性曰尊，所謂戒慎恐懼，所謂慎獨是也。問學曰道，此所謂致是也。德性，譬則身之血氣也；問學，譬則飲食也。不保護而自耗敗其血氣，與廢飲食之養，無以增長吾之血氣，其爲二事甚明。以喜怒哀樂言中和，性情之德，無一人不可語於此也；以中

和言大本達道，孰能盡之哉？其功非於發與未發也。由問學以擴其心知，「至聰明聖知達天德者」，乃爲致之所極。凡位其所者中也。凡遂其生者和也。「天地位，「天地之中也，「萬物育，「天地之和也。中和而至於「天地合其德，」故曰：「天地位焉，」以見中之如是也。「萬物育焉，」以見和之如是也。「天地位焉，」該凡位其所者言也；「萬物育焉，」該凡遂其生者言也。凡位其所者，天定者也，本也；凡遂其生者，人事於是乎盡也，道也。孔子對齊景公問政曰：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」公曰：「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？」喪服傳曰：「父者子之天也。夫者妻之天也。」蓋天地位，萬物育，無適而不可見也。本亂必害於道，道失必害於本，中和雖分言之，致中和之功，一而已矣。

唐蔚芝師云：此章言性情教育，推原天命，實卽人道教育也。人道以性情爲本，大學言修身在正心，不外乎去好樂忿懣諸弊；言齊家在脩身，不外乎去哀矜傲惰諸弊。孟子言良心則曰：「平旦之氣，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。」可見修齊治平之道，以治性情爲最要。

徐紹楨云：廣雅釋詁廣韻三鐘竝云：「庸，和也。」此中庸亦當訓爲中和。書中凡言「君子中庸」，「中庸其至矣乎」，「擇乎中庸」，「中庸不可能也」，「君子依乎中庸」，皆稱引孔子之言。子思恐學者不知中庸之義，又恐學者不知庸之爲和，故先於第一章發明之曰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」乃以仲尼曰：「君子中庸」云云，其後稱「大哉聖人之道，洋洋乎發育萬物，峻極於天。」又以「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」申明之。所謂道中庸，亦卽致中和之義也。

仲尼曰：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時中；小人之反中庸也，小人而無忌憚也。

柱按：此時中，孟子所稱孔子聖之時者也。各本作「小人之中庸也」，無反字。今依王肅本加無忌憚與上文戒愼恐懼相反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中庸卽篇內「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」，由之務協於中，故曰中庸。而猶乃也。君子何以中庸？乃隨時審處其中；小人何以反中庸？乃肆焉以行。陸德明釋文云：王肅本作「小人之反中庸也」，當是。魏晉間仍有古本未脫反字者。

康有爲云：孔子之道有三統三世焉。其統異，其世異，則其道亦異。故君子當因其所處之時，觀其會通，以行其典禮，上下無常，惟變所適。別寒暑而易裘褐，因水陸而資舟車。道極相反，行亦相反。然適當其時，則爲此時之中庸，故謂之時中。若守舊泥古，而以悍狂行之，反乎時宜，逆乎天運，雖自謂中庸，而非應時之中庸，則爲無忌憚之小人而已。

子曰：中庸其至矣乎？民鮮能久矣！

柱按：就氣性而言，則爲中和；就行事而言，則爲中庸。二者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。此孔子歎中庸之道之至，而能行之者少。民能行中庸者少，則放辟邪侈者多，則由上之禮教不明也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民非知而能之也，由於先王之禮教，而心志純一謹厚，無私慝僇肆之行，則亦能之。蓋生養教化盡於上，使民有恆心，故也。

唐蔚芝師云：此「鮮能」與下「鮮能知味」一同。蓋天下過者爲橫民，不及者爲懦民。世必多能中庸之國民，而後天下可望其平，故教育國民，必以中庸爲主。

康有爲云：天下之道教多矣。然如耳目鼻口，各得一偏，寡能齊天地之容，協羣生之宜者。惟孔子中庸之道，雖極平常，而實詣其至極。惜諸子之偏邪而不能爲也。民謂當時諸子之徒。

子曰：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；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；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！

柱按：道謂中庸之道也。此謂人之行道明道，皆有過與不及之患，以見中庸之難也。「人莫不飲食，鮮能知味」，一以見知又難於行，可見中庸之道，雖非人人所能知，而明禮樂以範之，卻可以使之入。

人能行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道不出人倫日用之常，愚者任其惑闇，不求行之無愆；不肖者溺其心，不求得事之宜；此失之不及，而道不行不明也。智者自負其不惑，以爲行之不謬矣；而往往多謬，賢者自信其無愆，以爲出於正而已矣，往往執而鮮通，此失之過，而道不行不明也。皆弗思焉耳。

子曰：道其不行矣夫！

柱按：道亦指中庸之道，此歎無明中庸之道，以範天下民者。

子曰：舜其大知也與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，隱惡而揚善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，其斯以爲舜乎？

柱按：上言知賢之過，與愚不肖之不及。此言舜之大知，而能不過。其能不過，又在乎好問，察邇，隱惡，揚善，故能執其兩端之中，而用之於民，使民之愚不肖者，亦能行中庸而無放僻邪侈之患也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執其兩端，如一物之有本末首尾，全體無遺棄也。「其斯以爲舜乎？」言舜之知，而又如斯，是以爲大知。

子曰：人皆曰：「予知，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，而莫之知辟也。」人皆曰：「予知，擇乎中庸，而不能期月守也。」

柱按：此言不能守中庸之道者，必有禍患，如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，而不知避也。雖自以爲知，其不知甚矣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人不自以爲知，則必常兢兢，庶幾少失；未有自以爲知而不動輒得咎者也。人倫日用之常，由之而協於中，是謂中庸。則審擇而知其意，守之勿失，亦人人可與於此者。自以爲知，雖知其意，旋必失之。

康有爲云：天下之學者皆自以爲知者，然未從中庸之道，未幾卽爲異教所誘，是無異捨康莊之大道而入罟獲陷阱也。而尙自謂其知其愚可憫矣。

子曰：回之爲人也，擇乎中庸，得一善，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

柱按：上言擇乎中庸而不能守，此言顏回擇乎中庸得一善而不失，以見大知不自知，故能知與常人之自知而不知者異也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服膺弗失，謂如持物者奉之著於胸間，不少置也。

唐蔚芝師云：以罟獲陷阱不能辟，喻擇乎中庸不能守者。蓋人旣不能信依中庸，乃日以機械變詐爲事，以己之機心召天下之殺機，必致納於罟獲陷阱以死，是以機心自殺也。若旣擇乎中庸矣，乃爲世俗所轉移而不能守，機械之心亦得乘之，久亦納諸罟獲陷阱之中，雖追悔而已無及，是盲從以蹈於死機，因以自殺者也。此皆予智之心誤之也。

康有爲云：能不惑於他途，而得中庸之道者，「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？」得一善而服守不失，故盡萬善而兼貫靡遺。顏子仁者，能守中庸。

馬其昶云：人仁同字。

子曰：天下國家可均也，爵祿可辭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！

柱按：此慨世無能行中庸之道者也。均天下，辭爵祿，蹈白刃，此至難能者也，而世或有能之者；獨中庸之道，人人所共能，而獨無能之者，是以深歎之也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均謂分疆正域，平量財賦，有取於均之事。天下國家可均，則其人不私者也；爵祿可辭，則其人清者也；白刃可蹈，則其人剛者也；各成其一德而已。中庸必具衆德，又非勉於一時，故難。徐紹楨云：夫中庸爲記中和之用，則以庸訓和當矣。鄭君於「君子中庸」復訓庸爲常，朱子因之，遂有平常之訓。孔子明曰：「天下國家可均，爵祿可辭，白刃可蹈，中庸不可能。」則亦非平常

可知。程子謂不易之謂庸，亦但以意言之，余皆不敢從也。

子路問強？

參考

康有爲云：「易曰：『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』」洪範以弱爲六極之一，故強爲人道自立之德也。

子路勇者，能行中庸。

子曰：南方之強與？北方之強與？抑而強與？

柱按：鄭注：言三者所以爲強者異也。抑，辭也。而之言女也，謂中國也。鄭以而爲女，女指中國，恐不然。抑而，均辭也。「抑而強與」，猶云抑強者與？卽下文「而強者居之」之強者，問雖爲三，而解則二而已。

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，南方之強也。君子居之；衽金革，死而不厭，北方之強也。而強者居之。

柱按：南方之強，老子一派近之；後來之佛尤然。北方之強，墨子一派近之；後來之俠尤然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厭，憎服也。

唐蔚芝師云：寬柔以教，以寬柔爲教也。老子曰：「以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剛，」斂藏退守，南方之強似之。

康有爲云：君子以人同一體。凡人之不能，皆我之不能也。故矜而教之，自無褊隘忿激之心，是以寬柔以教。凡人相加之無道，亦我之無道也。故犯而不校，但有含容覆載之意，是以不報無道。物立於羣生間，強則存，弱則敗。故人道之自保，皆戰勝之餘力。立國立教者，皆然。故百死不畏撓，孔子有取焉。

故君子和不流，強哉矯！中立而不倚，強哉矯！國有道，不變塞焉，強哉矯！國無道，至死不變，強哉矯！

柱按：强者雖居於北方之強，非即北方之強也。君子雖居於南方之強，非即南方之強也。故此更就君子之強而言之。和與中立，此近乎南方之强者也；國無道至死不變，此近乎北方之强者也；合而一之，故和而不流矣，中立而不倚矣，不唯無道不變，即有道亦不變矣。故爲中庸之強。鄭注：流，移也；塞，猶實也；矯，強貌；塞，或爲色。

參考

唐蔚芝師云：君子者不囿於方隅者也。處世以和爲貴。然和而流，則與衆人皆濁矣。惟和而不流，所以爲中庸之道也。孟子曰：「中天下而立，」中立不倚，有特立獨行之概，不隨世俗爲俯仰，所以爲中庸之道也。不變塞焉，至死不變，是篤信中庸之學，而守死善道者也。

康有爲云：矯，大力貌；倚，偏著也；塞，窮也。易曰：「旁行而不流，」行於非道而不入於非道，與物委蛇而不沒靡焉，尤有神力矣。其居中履正，獨立不懼，無所倚傍，自行其是，有大力矣。若隱居求志，行義達道，窮達一轍，不以曲學阿世，遭亂際變，守節奉義，生死一致，不以患難易操，凡四者，皆大